

# 张脊桥同志的讲话

1967.5.14在南京体育馆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代表中央文革（组）同志们好！（掌声、口号声）我们这一次到南京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叫我们来的。我们带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南京和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限关怀。（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早在二月中旬，我就随文友、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示我们，说你们回到上海，要关心一下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两省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你们上海啊，就有些孤立。要我们能够关心这一方面的事情，能对江浙两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帮助，对于这两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感到很光荣，应该来看看同志们，但是那个时候上海的事情确实也忙乱一些，一直到三月底，我们真不来了，我们的下决心到南京来，火车票也买好了，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电话来要我们马上到北京去。我们就估计到江浙两省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啊。见到毛主席也没法交账的。果不其然，我们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兄我们头一句就是“你们有没有到南京去啊？”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的批评啊。同样，也就是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所以，这些我们走了，我们就向主席请示，说我们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么指示？这次大主席怕我们不来吧，所以把路线也给我们划清楚了，说“你们这次回去先到济南，然后到南京，然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同志们，主席上次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及时的坚决地执行，犯了错误，这一次最高统帅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执行，有错误就改嘛！所以我们这次就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的路线，到南京看望同志们了。我们到这儿来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来做你们的学生的。我们到这儿刚刚几天，今天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我们



同南京军区的老，有军管会的同志谈了话，见了面，交换了意见，但  
这种时间化的不多，我们的主要时间是化在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革  
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  
我们的桌子上就从这个地方算起，大概这么一迭啊！我们排着队的  
看哪！但还没有看完，现在来这儿一会，就这么一瞥逆来，还没有完  
全看完，我们走到街上去看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  
会，不过他们还不认识我们就是了，我们听了，没有参加。还看了你  
们打架，打得挺热闹的，你们武斗，这几天真是带劲人啊！那我们就  
看了这么许多，谈了这么许多，在这中间受到很多教育，学习到许多  
东西，不过时间太短了，同时我们水平实在太低，毛泽东思想懂得得  
很少，接触到的群众也很少，一句话学习得不透，调查研究还很不透，  
没有发言权，或者有很少的发言权，还有很多同志要求见我们，要求  
给我们谈话，不过我们都接见呢，而且都要单独谈，那我们时间突  
在安排不过来，所以后来想还是今天这样的大会上咱们见面谈谈吧，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同志问我们，现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形势怎么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是大好  
的，特别是四月初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  
里“修书”以来，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斗争  
更加深入了，可以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  
样一个大的批判，最大运动的批判促进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  
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促进了各个地区、各  
个单位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步地  
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据来预计的在二、三、四、五几个月要看  
出眉目，那么现在这个眉目我们看得更清楚了，除了已经有六个省市  
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建立了筹委小组，他们现在接  
受了这最初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些单位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现在做得  
致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所以从很命上看，好象最近成立革命

委员会，军管会上都有进展，包括有一些地方，曾经曲折比较大，无产  
阶级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较大，那些地方现在的形势也都底改变，这  
样的形势是好的，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全国的农业今年总的形势都  
很好，北方哪，往年总是春旱，今年哪，华北地区，华南地区我们看  
了，山东地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总的山东地区，华北地区，华南地  
区今年春季都没有发生旱，只有少数地方有旱，雨水比较好，加上特  
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公社社员，他们  
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了，所以今年农业生产是好的，工业生产总的  
形势也是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吃饱饭，就可以放手闹革命，  
当然哪，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任务，所碰到  
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是发展得顺利一些，往前走得远些，  
有的地方哪，就差一些，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事情不可能发展  
得那么平衡，这个是不可能的，也可能现在发展得快的地方，  
过一个时候，它又会遇到新的困难，发生反复，也有可能，这是并全  
部，那么江苏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这个问题，当我是应该回答的，  
应该说我们问你们的，你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我们从这几天报纸中  
间，和你们谈过之了解，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  
嘛！哪，生产形势也是好的，譬如说二月份的产量，就是三、四  
月份也是好的，五月份有些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  
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  
军江苏部队在南京军区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军管会的接管以前全省的工作  
有很大进步的，同志们要求我们对于工作发表一些意见，我们这  
里很难说，因为事情还没有了解清楚，不过我们也感觉到一些问  
题，就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

关于当前工作，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所任的工作，这  
红卫兵总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都说得很清楚，  
我们不想作全面的讲解，我们只想说几个问题，我和姚文元



同志有五分之二，我说两个问题，他说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讲的好听的话，你们都鼓掌；我下面的话也就不见得那么好听，嗯，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管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希望你们耐心点听一下。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主席台，主席台这个地方，怎么都是当兵的呀？当然你们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因为都是军管会嘛，所以都是当兵的。但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在我和姚文元同志给你们的信里已经有人谈过，他们都要我们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我们就有个倡议：这个会可不可以由你们双方联合召开。他们答应说：“可以”。我们说：“到会场会不会打架？”他们说：“保证不打。”那么结果呢？一直协商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最后由军管会同志来主持开这个会。那么你们看，这又是好事，但就是革命群众组织这种对立相当严重啊！同志们，就是都上一个主席台都有一点困难啦！按这样子搞，我看你们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那就要相当长了，就一直当兵的坐在这儿了。嗯！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坐在这里，你们老百姓就上不来，一上来就吵架。

所以这里讲起吧，我讲话就从这儿说起。所以我感觉到，请同志们首先考虑的就是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军，我们是不是真正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会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也包括今天没有到会的，也希望你们的散会以后，给他们一块儿郑重其事地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南京究竟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得紧不紧？这是头等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这个中央的同志一再讲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讲了。就以在前这个阶段，我们应当正处于夺权的阶段，全国都是这样，都是正在夺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我们是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要和各地区、本单位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经过这个

革命的大批判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来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就是我们当前必须紧紧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就是要掌握这个东西。那么这里我来看一看，究竟怎么样？我们掌握得怎么样？我们问了一些同志，问同志承认说：掌握的不太好，不算很好。我们跑到街上去看一看，街上的大字报、标语真多啊！那倒不是冷冷清清的，而是热热闹闹。但是这里面啊，究竟哪一方面多？批判刘、邓有多少？批判刘、邓和平的不多。你们大家也可以批评我们：说我们有一些信没有看到。但是我至少可以说一句，你们在那些最主要路数上，贴大字报也贴这一方面很少。你们主要是街道我们本是看了一次，那天下午去，这两天没有去。这几天我们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带一件看大字报、看标语，所以这个非常灵，到一个城市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个地点当前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你们对刘、邓不大关心，关心的是什么？哎呀！这一派哪个头头是罪魁祸首啊！王八王八罪过啊！那都是小厂，以厂为单位，相互贴条贴告，当前一个厂里也是国家大事了，但是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啊！那国家有什么国家大事，那头等国家大事是什么？是批判刘、邓嘛！批判刘、邓，这是后后台嘛！如果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你们那个厂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如果你们工厂都是你们的头，刘、邓上台呀！同志们！你们的厂那个天下也维持不住，那维持不住的。你们的广播我们也听，一直到深夜还在广播，也就是互相吵吵吵吵，就是听不见你们在那里批判刘、邓。这个我说不出来。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批判究竟怎么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批判海里的，江苏省的，据说刘、邓进了一两天还为了枪彭冲打了一架。所以进行了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不集中，全市人民革命造反派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刘、邓，对归有







在我们彼此之间的揭发，就出现了我说他背后有说是等等。他说：后  
台是谁？他干了什么坏事，究竟那些事情是不是事实，老实说，我们  
两个根本不愿意查，我们不愿意听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离开  
了大方向。革命同志之间，下面我还会讲，就是对党纪要严肃处理，  
我们应该怎么办？用这种办法互相揭发都弄到街上晒到太阳上，这算  
什么呢？老实说，我们开了几天会看了这几天材料，我们心里很痛苦。  
我们心里很痛心，怎么两个革命派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大家想这些  
些材料还不能够证明两派中间那一派是真正的左翼派，我们二月三月  
在日中央接见江苏省两个代表团时，那个时候所做的分析，就是两派  
都是革命组织，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同志们，现在在大部  
分的需要仔细分析一下，这就是因为两派的组织并不是原来当初那个  
时候了，也甚至于不是后来在三月那个时候，因为后来有些发展，  
在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那就要具体分析一下。因此，因为运  
一点，因为基层组织有了一个问题的，或者某一个组织有了一个问题，  
甚至于说某个大组织的某一个负责人出了问题，那么就得出一个结  
论说这一个组织就整个是坏的。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去推论，那么一  
个外国人跑到中国一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出了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右倾派，甚至要求你们的党，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所以不能判  
断中国共产党是个好的党，那你们同意吗？（众：不同意）所以不能判  
这样一个组织，不做具体分析，不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子来判断一  
个组织，以至从这里得出结论进行互相攻击。根据你们给我们的材料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判断是这样，因而我们就不能认为现在的派系和  
运动时作出这样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判断中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直接指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话我们同志们大概在青年会场里面，或者在日常学习里也念了至少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却恰恰忘记了这是一个首要问题，恰恰不是去看一

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月五日中央的同志接见江苏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就已经严肃地指出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谈话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五组告状揭发期间，就把所有纪录，和这个本子同那个本子有什么不同，那个本子这个本子有什么不同，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送给我们了，那好，我们就把这个本子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你们觉得大家争论的东西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但中央所指出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在中央那一讲话里面最关紧要的东西，把它丢在一边了，枝节问题争得一塌糊涂，争得面红耳赤。周总理也讲了，康生同志也讲了，其他同志都讲，里边着重地谈过一个，就是朋友、敌人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很生气地讲了这一段话。同志们非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说就把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得了。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你们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害究竟在那里？是劝你们大联合，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互相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那就是讲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就是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判对方，着重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了十多个省的代表团，同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发生的问题，中央的方针就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新方针。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三年和四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了，军队和地方发生了分歧怎么办？就是一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地方，地方开会只能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评，一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在我们解决当前，我连简单地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



对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法最好。所以中央给你们打电报也是这样的啊！希望你们回去批评自己，在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面，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话也是这样的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在中央给我们打的电话里面，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话也是这样说的，这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的正式文件：“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适当运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力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中央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但是唐超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反地搞怨了一下，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怨言，怨了一个月，到后来还是整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的搞来搞去，就是在斗争的手头始终没有能够站住。在这里我们就想说不来搞去，就是在斗争的手头始终没有能够站住。在这里我们就想说江苏的情况，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省的形势是挺好的，在南京，有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省的形势是挺好的，在南京，有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省的形势是挺好的，在南京，有这样的话。

· 10 ·



也可能出大毛病，将来也落后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算那个账。今天在道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给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的关怀之下，发展和扩大了在斗争中间形成的这个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王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遭到困难，这样的那么一些组织，个别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上团体利益出发，在王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捍卫了这个大联合，这个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大家如果从报纸上看呢，好像上海一夺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处理的是比较好的。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权，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一日夜里到华界。上海市委、市人委几个机关宣布夺权。他们连华界局也夺了。那时，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去找了他们，就告诉他们这样子两家夺权啊，不很好，你能想得下来啊？我们就劝了他们。那么这两家怎么办呢？他一看是夺不下来了，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这是第一。那第二次呢？又有四个组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了，是几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半夜去夺了，夺了以后，连成立通告都准备好了，还有报社也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说要登这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我们就说服了他们。我说，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单人数来，但是你们这样夺权夺不下来，夺了以后也掌不了权。啊，夺不好。你们还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那么，这些同志非常好，就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那么又一次，又是另外

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大概还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界局的权。啊，这些，我们都说服。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搞一部分单位夺权。那么一直到二月二日，这一次正好又夺了。有三十八个单位进行联合了，三十八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搞好了。要员也搞好了，当天晚上九点多钟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你们说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啊。这也不给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啊，我们说这要报告中央才行啊。我们一边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38个组织又晚上宣布夺权，宣言、要员都弄好了，来向我们报喜，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那儿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示中央。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了。啊，我们到那里，当人家很高兴，我们也支持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就给周总打电话，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啊！这样没有“三结合”，他们能搞得成吗？啊，我们说这个“三结合”，现在市委没有搞出来啊，那中央当时就说了，临时作了决定。那么林彪、姚文元都好了。（掌声）那是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同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说请你们多，这，我们也请了啊。然后，我们再把（那时已经下半夜了）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首先通知中央的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你们既然要参加，你们的宣言总要给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要员还可以协商一下吧。那么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推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派由于这个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那么立刻就决定。我们就连夜连续地连续几天和他们搞宣言，搞要员名单，筹备成立大会。啊！那就是发现了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组织一百多个，现在只有三十八个，那么其余的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了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们叫上海人民公社，那我



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这个矛盾是很大的，  
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个单  
位，就把你们这个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像我们三十  
八个单位组成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  
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可以处于主动地位  
嘛！这不是我们独断嘛！那么说服了三十八个单位，他们也同意了，  
都说不算组成单位；另外，我们又去说服剩下的那几十个单位，要组  
织第二个人民公社的，给他们划来，找他们代表来，就说你们是不是  
不要另外组织一个了，你们已经有一个嘛！上海只能有一个政权，不  
能有两个，那么他们那三十几个单位叫做发起单位，你们稍后参加，  
你们还有争论吗？有人讲你们是老保组织，有的人说你们是什么“大牌  
枪”，人家不赞成你，需要谈谈一下，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他  
们就要来无端如何当时能参加，所以那个时候有两套，在这两套之下  
他们同意了。一套，我们就说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呀，中央已决定，  
我和姚文元参加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不能参加两个呀，我们当然  
参加一个，我们不参加另一个，你们再成立一个，我们不参加，中央  
不批准，你们怎么办？你们不是很被动吗？他们想一想的确实是，第  
二个，我们组成大会，你们都可以参加，成立大会都可以来嘛！包  
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组织，我们说他们的群众可以来参加，有什么不可  
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呀，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所以说清楚嘛！所以  
这样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还是保持了革命的大联合，这一个月上海  
形势为什么这样稳定，发展的比较不是那么波浪多，根本的一个原因  
就是那里的革命大联合在不断发展，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曲折，  
情况，错误和缺点很多，但是因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所以就能  
较好，还是在一月十一日中央对上海各革命组织的复电里明确地讲  
的，我们上海就是根据中央这个复电，一月十一日的中央复电那是  
我们指出方向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能够团结起来。贺龙讲了嘛！“你们实行了无产

阶级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  
的命运，把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中共中  
月十一日，这个复电，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纲领。一  
原则。  
江苏形势，问题就是没有巩固大联合，相反发生了分裂，不是联  
合政权，是一派夺权，而在三月五日中央复电之后，实行军管以  
后，你们没有能按照中央指示，把精力集中在承认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  
评，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这是不好的，是很危险  
的，建议你们把中央首长讲话再好好学一下。  
我们觉得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数同志，现在脑子里的敌人的观念  
淡薄了，甚至忘记了，好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绝迹了，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还是  
很狡猾的。我们不能够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任何的幻想，  
经过斗争，胜利果实到手里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  
果子吃起来是不甜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把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全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江苏的、南京市的、无锡  
市的、苏州市的统统把他们打倒，那样我们才能夺好权、掌好权、用  
好权。我们感觉到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  
一个方针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把斗争斗争大方向，开展  
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有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末我们就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  
可以建立省一级的、市一级的和各单位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才  
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另  
一个方针、一个前途，它违反中央的指示，不照中央的指示办，离  
斗争的大方向，你们倒文风来，我打倒曹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  
少奇，不批判江苏省的江渭清等这些人，不是搞大联合，不是经



这斗争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就是那么一天到晚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照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你们两派，同志们，我们想到这一点，这句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是我们为了使你们清醒起来，我们给你们讲，有危险！打垮对方你们两派如果哪一个希望把对方打倒，我们的判断是做不到的。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斗争中间，你们两派中，保守势力就抬头，保守势力就会利用这个形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会利用这个形势，那末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相信，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两派的同志，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方针而反对第二个方针的；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前途是决不走第二个前途的。当然你们已经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马上解决，相当困难，你们今天这个会场就可以看出来，要想一时联合起来不容易。在双方都应该有诚意，有团结的愿望，凡是对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对革命大联合不利的话不讲，想尽办法来促进双方的接近。那末，有一些事情总是不可能一个个都解决嘛，先从局部解决也可以啊，先从一部分解决也可以啊！比如说，批判刘少奇，这一条我看没有理由反对吧！打倒刘少奇，这个有什么能够说不能联合呢？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我打刘少奇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你有理由吗？你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我看也都答不出来，只能答出一个，就是可以联合起来就批判刘少奇嘛！这个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批判江渭清可以联合吧！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求你们马上答复，江渭清在北京，前天总理写了个信来，给我和姚文元，就问，你们这里有些人要江渭清回来开斗争会。总理就问，先要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现在回来究竟是否适合时机，我们两个看一看，觉得不是时候，你把江渭清搞来干什么？看你们打架啊！看你们打架才高兴呢！开一个斗争会也不讲两家开，一家开一个，开的时候说不定另外一派来了，要抢了走，那江渭清高兴啦。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联合有希望啊？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事不要你们马上答复，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也没有答复

联合对嘛，在一个单位里面也可以嘛，在一个工厂里面有两派，批判江渭清嘛，可以不可以？我们共同来批判刘少奇可以不可以？是主要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分两个组织，看来看去，完全没有“三结合”，而要搞联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如要一个工厂，一个机关要有两派的或者是有几个组织嘛，现在是要联合在嘛，我们说是一个好事，应该搞到他们上一级组织的去搞，为什么搞呢？如果大家都主张大联合，下面也要联合了，我这个上面搞，本来就应该促进你们的联合，而你们真正联合了，那末应该怎样，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你们两派联合，包括你们联合自己的联合。因为三派选择的联合，你才有希望，有工代会、红代会，否则的话，那好，将来那你看，大二个或三个工代会、二个或三个红代会，那今后怎么办？二个革命委员会啊！一个省市可以几个政权呢？我们建议你们考虑这些问题，为了制造联合的气氛，我们建议你们能够首先停止斗争，不要打嘛！你们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用拳头打倒，是打不倒的！他的影响，是《评毒》的影响是在人们的头脑里的，一把个人的头脑搞僵，影响在一个人头脑里还存在，这个只有理批判，而批判呢，要经过他脑袋，就要动脑，现在同去的那，我看你们也是这个神气，还是屁股坐不住，就是想斗，斗呀，就是斗些人呀，你要真的想批判一个刘，那，就搞一点嘛！就搞一点嘛！搞一点东西，写一点要样的批判。刘少奇上个月还说呢！我这个月是来了，他说现在发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能批判我的。南京的同志！你们听到这话很高兴吗？你们愿意吗？我们希望你们还是写几篇，把他批判的文章出来，你们南京是有名的大学校，为什么不能写几篇文章啊！那个他打拳头困难啊，同志们！

另外，我们还提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你们各个组织都要警惕一个问题，或者说正确处理和干部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现



象。一个嘛，有时干部站在不站站出来，要站出来，有两派，我站在哪一边呢，站在这一边，那一边就要挨，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过。到你们这里一看，你们这里特别尖锐，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大联合啊，实在是要造反的干部不好站出来，站出来的日子不好过，这个多数希望你们大联合。同时，现在你们如果有联合的愿望，就不要把某一个干部赶到自己这一边来，就只准他在我这边来，不准他在那边去。你们不要去那里总希望哪一个干部站在我这边给我撑撑腰，我既有力量啊，那个不好。同志们！革命群众组织最大的榜样是我们的毛主席嘛！我们也希望革命领导干部在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势下也要站出来革命，在选择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上要十分谨慎，因为这里边我们看可能二或三种情况都有，有的确实是要求站出来造反的，那么他要站在一边就会加剧你们的分裂，这不是他原来的愿望，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稀里糊涂就站在一边，加剧你们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故意他要加剧你们的分裂就宣布站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真正的领导干部要谨慎处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只有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任务，没有破坏或者妨碍革命大联合的权利。中央明确地规定着，不准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支持一个，排斥一个，有的人想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要明确地警告这些人，这种办法保护不住你的，后革命小将们会打破你们的阴谋的。我们希望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地考虑一下，中央三月五日给江苏的那些指示，也参考一下，我今天提的建议，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静下来，你们有那么个五天，不要出去打架，坐在家里，想这些问题，好不好啊？如你们想的结果，说陈喜桥今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就是这样干，没有办法，你们就打你们的。这是关于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和大联合”的问题。

那么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这就很少了，在这一方面我

止的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得挺清楚了，拥军爱民问题，我们南京部队从老早算起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这是他们从左边介入的。那最主要是杜、梁在南大站出来，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了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荣誉。在中央，从毛主席发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坚决支持之下，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当然因为时间短，没有经验，难免有缺点错误，有的地方缺点错误不小也不少，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看应该要对待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一样。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不要也犯错误吗？也有缺点错误嘛，但是我们的十六岁怎么写的呢？是出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那为什么对老红卫兵都另以一个标准呢，所以我们应该一个标准。他们都是兵，老红卫兵，与新红卫兵一样。错误，有！下决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快越好，他们现在已在改。而且我们这一个时期和部队里面同志接触，我们感觉到他们是在执行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方面还是要我们解放军的样子，我们应该记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功的，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呀？就搞你们武斗吧！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你们怎么能转来武斗啊？国民党在，你们能武斗吗？还是给了你们这样的自由嘛，你们可以打啊、闹啊，可带动那！如果人民解放军出来干涉，就一个一个都抓起来，你们就没有这个自由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主席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有人民解放军保护着我们在这一搞革命。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我们应该要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改正，不要把这些东西弄到



贴上去。我本是不想你们批评，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登上街。还有，对军管会，你们是军管了，同志们，这就是个严肃的事情，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那样随便冲了，因为这是军管了嘛！它是带强制性的，它是军事管制嘛！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希望上将们碰到实在忍不住的还是思一下。思位嘛，有意见还是要讲要批评，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你们也可以批评。街上闹来有，你们这里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个口号嘛，我们当然不能叫他取下来，不过我们一再声明过，对我们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都可以批评，今天我跟姚文元的讲话，你们也可以批评，欢迎你们批评，批评有好处，我们如果听到你们的批评，我们会高兴的，不会不高兴的。同志们，大家要知道，江苏这个地方，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很复杂的呀！是蒋介石的老窝啊！同志们，这一点，头脑里不要忘记呀，你们用之纪念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为十八周年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的了，这个地方有坏人、有敌人，他们会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搞不安心，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挑拨，来制造事件，我们应当如何警惕！我们相信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你们中间现在对立都是暂时的现象，你们会好起来的，毛主席的著作会把你们联合起来的。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我们后胜利的！我们希望整个江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仍然上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样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祖国真正变成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就讲这样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提出来批评。